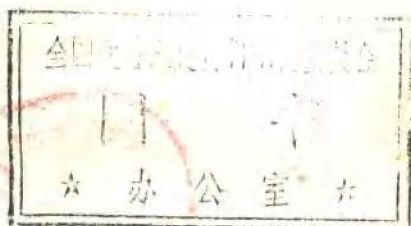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蘇文史資料選輯

第 二 輯

81 (上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江苏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重 印 说 明

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本会暨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的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辑，现在重印发行。在付印之前，对其中有些文章，由作者本人作了某些修改；有的文章中因事实有出入，我们把读者的来函更正附于文后；对原书中的错、别字以及某些年、月、日和地名、职务等等有错误的地方，由编者作了校正。特此说明。

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

1981年5月

选 辑 凡 例

一、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,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,和核对史料。

二、所撰资料以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。凡调查研究的成果,现有资料的考证,罕见的原始资料,外文译稿,旧作,遗著,孤本,确有史料价值者,亦酌量选载。

三、本选辑所选的资料,包括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方面(据《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》规定,征集时限可以顺延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)。稿件不拘观点,不限体裁。

四、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。

五、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六、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,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。如有其他刊物转载本选辑所刊载的稿件,请事前告知。

目 录

黄兴南京留守府见闻	郭汉章(1)
孙传芳由福建进据浙江、江苏组织五省联军的 经过	朱伯房(4)
“胡、憨之战”爆发的经过	吴沧洲(25)
我所知道的刘镇华	马凌甫(39)
 西安事变后期的谈判	李志刚(64)
抗日战争中黄河决口亲历记	黄铎五(75)
冯玉祥谈韩复榘通敌的回忆	庞 齐(79)
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	陈器伯(84)
陈纳德与“飞虎队”	陈应昌(89)
 淮海战役中国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的覆亡	张文心(100)
汤恩伯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	戴戎光(111)
戴季陶自杀的真相	赵文田(119)
 孟禄操纵“庚款基金”进行文化侵略的梗概	陈鹤琴(122)
关于航政权被侵略的片断	王辅宜(127)
 民族资本家——荣宗敬、荣德生	钱钟汉(131)
关于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	宋子昂(142)
南京云锦史略	南京市工商联合会(157)

黄兴南京留守府见闻

郭 汉 章

南北和议达成，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颁布临时大总统解职令，到参议院行辞职礼，发表演说，“号召全国人民，各尽国民天职，促进世界和平，巩固中华民国”。同日下午，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，总辖南洋各军，负责裁军整编事宜。同日黄兴就任南京留守。那时，我奉中山先生面谕，调留守府供职。报到后，任命为留守府中校侍从副官。

留守府的工作人员，大部分是从原陆军部调拨过来的。总参谋李书城，参谋处长耿飏文，军务处长张孝准（湖南人），政务处长马良（字相伯，江苏丹阳人），总务处长何成浚，副官处长徐少秋（广东人，黄兴夫人徐宗汉之弟），卫队团团长林虎。各处以总务处范围较大，辖五局二所，掌管警备，军法，监狱，招待，印刷等。

留守府的主要任务是裁军。缘武昌起义后，各地党人风起云涌，组成军队，占领城市，自立名号。也有前清部队反正起义，趁机扩充势力的。军队编制芜杂，良莠不齐，且纪律废弛，时有扰民的事件发生。孙中山先生解职时，即以裁军整编的任务付托黄兴全权处理。当时清廷初被推翻，一般满族亲贵，心犹不死，企图破坏共和，阴谋复辟，如满清贵族良弼，载涛，载洵，溥伟等有“宗社党”之组织，并利用莠民，呼朋啸类，创立“九龙会”潜入各地的杂牌军队中，煽惑暴动，拟谋一逞，妄求死灰复燃。故在南京留守府成立不过十日，在黄兴赴沪筹措军饷返宁之前夕，发生赣军兵变。

兵变发生在四月十一日夜八、九点钟左右，参加者系赣军的一个旅，约二、三千人。该旅旅长姓邓，旅部设在城北丁家桥南洋劝业会内（即以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），黄兴就任后，将该旅改编入洪承点的第七师。叛兵冲出营房后，沿大路至唱经楼、北门桥一带，开始抢劫商店住户，幸留守府及时调遣军队，前往弹压，不到五、六小时，即全部平息，除当场格毙不计外，事后被镇压者，有七、八百人之多。由于来不及枪决和杀头，竟用铡刀来铡，每次十人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更荒唐的是并不通过军法审判，只要见是该旅的官兵，一被抓着立即枭首示众（注一）。主犯柳如英，是一个武功造诣极深的人，在法场上运用内功，好几个刽子手砍缺了几把刀，都没有砍下他这颗头。后来还是原总统府警卫团吴团长闻讯骑马赶到，趁柳注意力没有集中的时候，飞快的一刀，才人头落地。这是我亲眼得见一个插曲。

这次兵变，系受宗社党和九龙会匪的利用，反动组织以索欠餉鼓动士兵叛乱，实际上是企图制造混乱，为复辟创造条件，而数百兵士则牺牲于阴谋之下。黄兴原来只准备惩办几个为首的人，其余遣散回籍，但当时驻南京的第三军军长王芝祥（河北人、原两广提督，后任直隶督军）坚持非严办不足以整饬军纪，遂有大规模的杀戮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黄兴为人粗枝大叶，胆量气魄也不够。对于袁世凯盗窍革命成果的阴谋、丝毫不能察觉。故只是单纯的任务观点，全力地进行大刀阔斧的裁军。不管是杂牌军队，或是革命主力部队，都一视同仁地裁并遣散，具有革命历史的第三军（桂军军长王芝祥）、第四军（粤军军长姚雨平）以及第八镇、第九镇，也毫无例外。当时各种部队，共编成八个师。被遣散的革命战士，流离失所，怨声载道。

宗社党除在各地建立九龙会进行反革命社会活动外，还在军队里秘密组织大公党，以策动叛变为宗旨。在南京赣军兵变发生不久之后，又先后有驻安徽芜湖的龚振鹏旅，安庆的新军，和驻苏州的先锋营发生兵变。黄兴在南京留守任内，大部精力都用于处理各地兵变善后事宜。

黄留守府于六月十四日奉令撤销。月初的一天上午，黄兴正召集蒋作宾，何成浚，徐少秋几个人在办公室谈话，讲到高兴的时候，站起来指东划西，无意中把手碰到电扇里面去，右手食指被斩去一节，即晕倒，由我把他扶起抱到沙发椅上，血流不止，面无人色，急召军医施以急救，旋渐康复。事后军队里编了一首歌谣说：“黄留守，守不住自己的手指头”。

（注一）：据留守府警备局局员许澄庆来函：曾见变兵之捕获、捆缚在局内（留守府后面）台阶两旁者，约有一百几十人，其中有十多岁的小兵，有军服狼藉的伙夫，当时哭泣呼冤之声，不绝于耳，这些捕获的变兵，有经军法审判，有未及审判者，拢统拉在府后外面水塘边砍杀或枪决，头颅抛掷在水塘中很多，这事在留守府整整搞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才告结束。并闻这一处决案，系由军法局开了一个名单，送经徐宗汉（黄兴夫人）代黄兴用硃笔在名单上写了一个‘杀’字，并画了一个大圈，即令执行。

孙传芳由福建进据浙江、江苏 组织五省联军的经过

朱 伯 房

一、王永泉入闽驱逐李厚基

1920年冬，粤军洪兆麟等部(陈炯明所属)驻汕头、漳州一带，时有进据闽南的趋势。福建督军李厚基惧，电北京政府请援。时驻河南信阳的陆军部第廿四混成旅长王永泉奉命率部援闽。部队开抵福州，粤、闽关系又告缓和，盖广东内部对入闽计划，意见分歧，未能一致。王部旋调驻延平待命。

王永泉原系安福系徐树铮旧部。1918年奉皖合作时，徐任奉军副总司令(总司令为张景惠)，王是徐的副官长。后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(驻库伦)，编练边防军六个旅，王被任为旅长。1920年直皖战争，皖系失败，王依靠奉军的渊源，所部改编为第廿四混成旅，直辖陆军部，移驻信阳附近。

安福系首领徐树铮不甘失败，亟谋复活。1922年3月，徐潜赴延平与王永泉密商，图以第廿四混成旅之力，进攻福州，驱逐李厚基，组织新政府，实现孙(中山)、段(祺瑞)合作，推翻直系，统一南北。徐分析说：福建南接粤、桂，东连赣、浙，堪作皖系的根据地，并与粤孙、浙卢(永祥，亦属皖系)成辅车相依之势。于是函请粤、浙派员在延平举行会议。浙方派的是朱泮藻，粤方派的是谁，已记不清楚，好象是林森。会议已定，即准备出兵。事为李厚基侦悉，曾

派了一个说客前往赴延平谋和王妥协，以闽北镇守使一席相许，及任命发表，而王已宣布逐李。两军战约十日，王部实力有限，深入至距福州不远的洪山桥地方，为李包围，伤亡甚重。又提出和议。徐树铮急电粤浙乞援，浙不应，粤派许崇智、李福林、黄大伟等部分三路应援。黄部本已在漳州附近伺机图闽，乘势首先攻入福州。李厚基遁，师长姚建屏、王献臣等随之而去，黄即以总司令名义布告安民。迨许、王、李等到达，黄已俨然以闽主自命，王永泉愤而求去，势将决裂，经徐树铮、许崇智等调停，终共推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。当王永泉在延平誓师时，粤方曾派胡汉民监誓，王又派参谋长傅卓霖赴粤报聘，表示团结。所以徐之乞援，粤即出兵。卢之不肯应援，实系皖系内部矛盾，盖卢有袒于臧致平（据厦门鼓浪屿，与卢永祥有联系）而抑王永泉，后来卢、王终难相洽；即由于此。

驱李军事粗定，徐树铮就把省政府改为建国军政制置府。任命王永泉为总抚（总军抚民），他自己做了府主。安福系的福建派陆续赶到，把一切政务掌握在手，无如经济支绌，推行不易。这时王永泉要求补充队伍，扩张实力甚亟，徐即赴浙与卢永祥协商，盼于接济，卢提出以臧致平担任总抚为交换条件，并派朱泮藻驻闽，为浙江代表。徐、王意皆未洽，与卢永祥渐有距离。其时许崇智、李福林尚在福州，对徐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亦不谓然，提出以林森为省长，实行军民分治。双方意见正相持未下，陈炯明在广州叛变，中山先生被厄。许崇智等部急忙班师回粤靖难，福州仅有王永泉部的残余据守。臧致平在厦门跃跃欲试，情况险恶，而徐树铮等已有技穷力竭的样子，金谓事已至此，不从粤便从浙，因循瞻顾，终属非计。王永泉衔恨浙卢，又与粤方有过联系，遂提出推选林森为福建省长，以见好于粤，徐与安福系诸人拒之，惟亦无以折衷。

王的行动，渐形跋扈，同时已收编了李厚基的溃兵散勇及各县的杂牌队伍，成立了四个旅，虚张声势，以固其位。这四个旅是：第一旅姜明经、第二旅张振华、第三旅刘春台、第四旅王永彝。他又把闽南民军高义、吴威两部编做五、六两旅。不过饷械俱缺，徒贻地方之患。

二、孙传芳奉令援闽，王永泉改拒为迎

再说李厚基被逐逃回北京，作秦庭之哭，要求派兵入闽。他痛陈福建地盘之重要说：“不然，闽省将为粤浙所吞并，北方政权，益见狭隘”。于是内阁总理张绍曾下令派孙传芳、周荫人率第二师和第十二师兼程赴闽平乱。这是1922年秋末的事。孙、周两部这时俱在江西，距闽只有半月行程。安福系分子见势不佳，纷纷离境。徐树铮托词筹饷赴沪，王亦称病不出，至此建国军政制置府，无形结束。迨徐等星散，王永泉遂谋独力支撑，诡称可与臧致平合作共拒来敌，商恳浙代表朱泮藻向卢永祥要求接济饷弹。朱据以电浙，卢永祥派其子小嘉来闽访问，允助子弹若干万发。及弹运到，而口径不投，（王部所用系六五口径，卢所接济系七九口径）王怒与卢绝，而孙、周之兵已压境，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旅长刘春台等乃起而主张改拒为迎，与北方通款。

在这里插叙孙传芳入赣和奉命离赣入闽的一段过程。孙传芳原是王占元第二师的一个团长，随王到鄂后，擢升师长，又继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。一帆风顺，自命不凡。旋王占元失败，萧耀南代王主鄂，借势将长江上游总司令一缺呈请裁撤，委孙专任第二师师长，调防整编。（前任师长王金镜，从王占元离职）孙的冰山已倒，唯有藏锋敛锷，俯首听命。这时驻萍乡的暂编师张宗昌部与

湘军因故启衅，湘军由醴陵进攻安源，声称驱张为萍除患，张部一战而溃，退至距省城较近的县分，大肆骚扰。赣人因北洋军阀盘据多年，专搞鸦片，遗毒非浅，张部近又骚扰地方，纪律废弛，衔恨之余，起而反抗。在报纸上丑诋恶骂，涉及陈光远，陈囊橐已丰，惧遭民怨，引起不良后果，乃托故离职。继任者为察哈尔都统蔡成勋。赣人益愤，谓蔡在察以广种罂粟为名，到赣将更甚于李纯、陈光远之所为，亟谋对付。由曾代理省长之刘世均和鲁人曲同丰（前参战军师长）等，往商于孙传芳。条件是锄毒安赣，军民分治，以先入为主的方法，拒蔡到任。并言明双方谈洽，即付孙部的开拔费用。孙大喜，陈之于萧耀南，托词入赣拒湘，可安鄂境，萧以不费一文，可去异己，何乐不为。刘世均等即向江西省银行商借印而未发之省库券（数目不详）转向日商某银行抵押现金，省银行允诺。刘又与日商接洽，不知因何项手续不全，始议定又复反约，刘正拟别寻他法，而新督军蔡成勋已率领其第一师从平汉路南下履任了。刘等措不及备，废然他往。孙传芳赴赣夺蔡之愿未偿，而去鄂已说出口，因此吊在半天空中。另陈光远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，这时的处境与孙近似，孙、周同病生怜，因之有了互相依傍的默契。适逢此际北京决定派兵入闽，蔡成勋就向国务总理张绍曾密保孙、周两部担负此责，借解强宾夺主的后患。

再说王永泉为了实现“改拒为迎”的预谋，派员多方活动。其时北洋政府的总统黎元洪到任未久，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组阁后尚无表现。王派刘春台（第三旅旅长）犖金入京，通过陆部参事龚维骥和司长漆英的穿插向张翰诚，得到张的首肯。又派刘春台赴江西南城通款于孙传芳。适孙部官兵自鄂到赣，途中染病者众，本就凄惶忐忑，不可终日，旋奉令援闽而开拔费又不足，因以淹滞于江西边境，不能顺利前进。故刘、孙一谈之下，即成妥协之议。

1922年冬月，刘春霖偕孙之参谋白文贵同返福州，商定对孙、周两部饷弹的接济，并公开宣布改拒为迎的政策，沿途为置兵站，孙、周两部陆续入闽。未几，北京政府发布明令，责成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。任王永泉为军务帮办兼闽南护军使，所部驻泉州。周荫人为闽北护军使，所部驻延平。

王在孙、周未到之前，分别派员接管全省税务，紧紧抓住财权。原任省长林森去职，又公推萨镇冰继任，实际上是一个空头省长。孙、周履任后，一切军费，悉由王发，增减无常，咸表不满。王毫无憬悟，并劝诱闽南各属大种罂粟，收田亩捐，以广辟财源。他又自称军长，将所辖的七个旅，要扩充为师。王部每月所领饷项，高于孙、周两部，(孙部有第二师，师长孙自兼，廿一混成旅，旅长孟昭月，又十二师师长周荫人，新编的一旅，旅长蒋启凤)这时闽省财政，非常拮据。孙、周、王之间矛盾，也日益加深。

三、吴光新福建游说

王永泉对孙、周入闽改拒为迎的新措施实现后，安福系大惊，亟谋挽救之策，乃派吴光新(段祺瑞妻弟，前长江上游总司令)赴闽游说，此1923年春季之事。吴的气焰极高，虽徐树铮亦忌惮之。吴到福州，对王永泉大加谴责，并召集王部分别谈话，其大意无非继续拥段，与曹锟、吴佩孚对抗。吴光新得知孙传芳所部处在疲惫状态，乃以危词耸动孙之听闻。吴对孙说：“前年王子春(占元)对待我的那种行动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卖友求荣罢了，曾几何时，仍旧被人轰走，他毁我的时候，以为替曹、吴立了功，可以保全禄位，结果又如何呢(注一)？你们都是段督办栽培起来的(注二)，段督办有马厂起义恢复共和及对德宣战的勋劳，曹、吴何人，岂能望其项背。

现在段督办虽然下野，孙中山对他仍然尊重，东北军虽退出关外，张作霖的实力还是存在的。孙、段、张即将结盟讨伐曹、吴，共谋国是，直系消灭，旋踵间事，你等还替他卖什么力？！王子春是一面镜子，你们可以思索一下。我此行为的是挽救你们，若顽固不化，一旦臧致平进兵闽南，卢永祥进兵闽北，试问你们的外援从何而来？”孙传芳着实有些畏惧，故表面也同意吴的说法，但暗则请示吴佩孚。吴电授机宜后，孙即佯与王永泉磋商办法：一，孙随吴光新赴沪转浙面卢永祥，了解浙江对直系的计划；二，孙回山东原籍探亲，并招募新兵补充缺额；三，及时发给孙部的军饷；四，孙走后，省内一切军务，统由王主持，并取得周荫人同意。（这时福州城防司令系由第十二师廿三旅旅长李生春担任，孙部分驻外县休养整理，未接受任何任务。）谈定以后，孙遂于四月初旬与吴光新联袂乘新宁兴商轮赴沪。吴留下一个幕僚王彭年（鄂人）充永泉顾问，实则监视其行动，潜通消息而已。

吴光新在福州二十天，对孙传芳极力拉拢，对王永泉则加以压制，并深责王不应背卢疏臧。随后又看到吴、孙联袂访浙，王恶之尤甚，以为孙卢协调，于彼更加不利，而所部武器破旧，补充无策，益自胆寒，故于孙离去未久，派秘书程光燊赴南京与齐燮元（直系）勾搭，程善词令，将闽省情况，王永泉的处境，吴光新赴闽抑王扬孙的作法，以及孙、吴同访浙卢等等陈述周详，指出这都是打击直系的阴谋。并剖析目前以王制孙，把握福建的政权，非常紧要。否则，闽省不属浙便属粤，一旦苏浙有衅，江苏亦将为浙方所并。王在，则可拊浙之背，从而捍卫苏赣。此番理由，使齐燮元为之动容。齐即派陈宇钧（天津人）随程还闽回访王永泉。王聘陈为顾问。往返磋商者再，齐燮元终允补充武器。

段祺瑞在对德参战时，编练了参战军三个师。时与协约国订

立参战借款协定，用以购买军火，充作三个参战师的装备。其中在意大利订购的一批军火，运至中国时，皖系已失败下台，均被直系接收，储藏于京西三家店仓库内，由直隶督军王承斌掌管。经齐燮元介绍，王承斌答应将这批意械作价拨交王永泉部使用。王即派员赴津订约，（王承斌驻天津）购价一百余万元，秋季付讫，装运南下，一切手续，均津方代办。起初有人建议租日轮装运至泉州登岸，以租价太贵作罢，乃装运至浦口换船开赴江西某地，驮运至建昌，再用木船运闽。这批武器在途中历时三月才到达光泽。王永泉派副官长丁鸿谟，团副杨效欧等率兵一团，前往接械，归经尤溪、延平附近，为周荫人所劫夺，丁鸿谟当场被打死。此皆孙、周围王之前奏，故先为写出。

四、孙传芳随吴赴沪，复潜 往北方向直系请命

孙传芳、吴光新自闽到沪，与皖系的中坚分子晤面数次，正拟约期与卢永祥会议之际，孙忽不辞而别，乔装乘轮北上，分谒曹錕、吴佩孚于保定、洛阳，密报闽省现状，及皖系复仇的阴谋，意欲请调，并要求补充饷械。但孙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，遂称病天津，杜门不出。这时福州盛传孙督理另有升迁，不复回闽。王永泉大悦。同时他投靠了齐燮元，以为有恃无恐，故每日孳孳者唯横征暴敛，扩张实力。詎料农历五月下旬，孙传芳突然返任，王虽惊疑忐忑，而专恣如故。孙事事退让，且对王说：“曹錕、吴佩孚、卢永祥等，皆非明主，未甘臣服，本拟归田，因与二师的袍泽情深，不忍中道愒置，故重作冯妇，只求以后饷糈有着，什么我都不

问,有机会则向外发展。你我如能团结一致,把军队练好,自己造成一种势力,又何必仰人鼻息。”王信以为真,购械扩军,埋头赶办,对孙失去提防。适在此时,曹锟贿选成功,即将就任大总统,王永泉看到直系在走上坡路,又心怀疑虑,就派秘书朱伯房和参议姜廷荣挟策赴洛阳谒吴佩孚输诚,并贺曹锟就任。朱、姜先到北京晋见曹锟和国务总理孙宝琦、陆军总长兼公府军事处长陆锦,代王永泉表达了悔过输诚的意思,同时提出了一个相机图浙消灭卢永祥势力的条陈。曹额许,孙、陆不赞同。曹也说:“军事方面,悉由吴巡阅使主持,你们的建议,先要同他商量。他说可行,我就照办,他不同意,我亦不能随便答应。我派李彦青(公府收支处长)带你们去洛阳见吴,等他作了决定再议”。这是1923年仲冬的事。

朱、姜二人到洛阳候了两天,才见着吴佩孚,说明来意之后,不料吴怒气冲天地将王永泉大骂一场。吴说:“王的条陈,简直是在搅局(搅乱局面)。他到今天,还不知罪吗?象这样犯上作乱的人,还能永远留下去吗?北方一个王永泉;南方一个沈鸿英,都是我准备要铲除的,你们回去告诉他吧!”接着又说:“现在总统(曹锟)方拟联卢(永祥)尊段(祺瑞),你们想驱卢图浙,这是什么玩艺?”说罢,把王的“降书”,重复看了一遍,半晌无言。姜廷荣敢言善辩,打破了僵局,他对吴说:“犯上作乱的人,确非铲除不可,不过王永泉是中央派往援闽的人员,并非李督军(厚基)的部属,且李在闽,久不理于人口,其去闽自有原因,不能专责王永泉。”吴反驳说:“李厚基是中央任命驻闽的大员,王永泉理应受其指挥,而逞兵入省,改组政府,怎说不是犯上作乱?”姜又说:“果如巡帅(指吴佩孚)所言。那末,徐、黎两总统无端离任,究竟被谁所逼,逼走总统的人算不算犯上作乱?黎总统赴津,且有拦车劫印的行动,这与

王永泉驱李厚基的事件孰轻孰重？”吴语塞，面红过耳，徐徐言道：“王永泉不派军人充代表，而派文人做说客。他的见解不错啊！我今有一上联，还没有下句。请你们给我对偶，如何？”姜答称：“出题属文，或可应命，联句非我所长。”吴笑云：“聊资谈助，决无难客之意。”姜即请吴赐教，吴口占上联云：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维张矣。”来客方凝思作对，吴抢先说：“我现已对了一句，你们看妥不妥？”他的下联是：“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以贯之。”姜廷荣连声赞谀地说：“这一联不独对仗工稳，而且阐明了历朝革命的典型，如成汤革殷之命，周武伐纣代商，周公诛管蔡，孔子诛少正卯，无一非为国为民甘冒一时之不韪，如果给他们加上犯上作乱的罪名，岂不太冤。”经姜此番解嘲，吴佩孚的面色转霁，凌人的八面威风压了下去。再谈到王永泉的时候，语气也就与前有所不同了。至于王永泉所谓相机图浙的条陈，本是一种策略，意在既向曹吴输诚，不得不作一特殊表示，以坚其信。

五、王永泉为孙传芳所给逃往上海

朱、姜回闽向王永泉陈述经过，并劝他稍自敛抑，免致他虞。这时王对孙的所作所为尚一无觉察，因将向曹、吴输诚的经过，一一告诉孙传芳。孙嘱王命朱、姜往见，谈话时孙对“联卢尊段”一语，反复推敲，认为有因。知朱为浙籍，意欲派朱赴杭州作一次联络工作，对象是浙江的军人和地方的绅耆，目的是窥察卢永祥有无新的动向，浙籍军人和卢的关系如何，当地绅耆对卢的观感，以及北军与浙军双方实力的对比等等。朱于农历腊初到达杭州，按计划进行联络活动。周旋于绅耆祝绍箕、王香泉、吴士鉴、徐宗傅，军人顾乃斌、叶焕章、高尔登等之间，揣测语气，试探情况。复得顾乃